

重飞记

齐震霞著



重飞记

齐 震 霞 著

宋彦聖、張敦仁繪圖



工 人 出 版 社

1957年·北京

重 飞 記

齐 震 霞 著

宋彦聖、張敦仁繪圖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總布胡同30号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9号

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字數:28,000字 印張:1 8/16 插頁:6 印數:1—40,000

1957年1月北京第1版

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統一書号:10007·38

定价:(6)0.22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寫志願軍空軍特等功臣孫忠國的故事，他在朝鮮對美帝國主義者的一次空戰中，因跳傘負傷，腿骨摔成三截。在醫療中，他發揮了高度的頑強精神，忍受了種種痛苦，剛拆下石膏綑帶以後，又加緊了對身體的鍛煉，為了符合飛行需要，想盡了一切辦法鍛煉腿的機能。終於戰勝了困難重新駕駛着新式的銀鷹，執行保衛和平的任務。

封面木刻：宋彥聖

在密密的叢林里，烏黑的高射炮口直對着天空。山凹處，雷達像風車一樣地轉動着。

野戰機場上的人們，在緊張地工作。團政治委員在指揮車旁來回走動着，不時停下來，側耳傾听着，但是並沒有他所期望的飛機的聲響。

空戰已經結束，戰鷹一架一架的着陸了。可是有兩個飛行員卻沒有回來。

政治委員注視着站在指揮車上的團長。團長對着送話器，焦急地呼叫着：“零八號，零八號！你在什麼地方？快快回答我！我是‘白山’……。”團長的臉色越發陰沉，聲音也有些沙啞了。他又對着送話器喊了一陣，顯然，沒有聽見回話。他看了政治委員一眼，好像是說：“你看！還是沒有下落。”

指揮車旁邊的值班參謀、標圖員、電話員、信號員，都不斷地地望着天空，但是，這藍藍的天空中，沒有飛機的影子，也沒有飛機的聲音。

飛行大隊長和飛行員們站在一起。今天，每個人都

落了敌机，但是他們的臉色却没有往常那种喜悦，不时地流露出隐藏在心中的不安。

政治委員走到飞行大队長面前問道：

“孙忠国和郭武魁什么时候脫离开部队的？”

“是在‘十二号馬路’（空域的代号）。”大队長回答。随后就把战斗情况作了报告。

今天早晨，我們的机群在飞往目标去的路上，遇到了七八架偷襲的敌机，孙忠国和他的僚机郭武魁奉令迎击，和部队失掉了联络。

政委又轉向旁边的飞行员。一个身体粗壮的小伙子說，在快飞到指定目标上空的时候，發現远处有一架飞机起火。

“不过那时天还不大亮，我也看不清是敌人的还是自己的。”他轉过头来，望着旁边的同伴，希望他們能作出肯定的判断。因为着陆以后，他們还沒来得及交換战斗情况。

政委一动不动地听着。

团长一面擦着头上的汗，一面走下指揮車。他看了看手表，又用望远鏡看看遙远的天空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“油量已經完了。”

沉默。机場上一片靜寂。

这时电话鈴响了。电话員拿起耳机听了听，随后高兴地 toward 团长說：

“前方指揮所的电话。”

团长接过了耳机。“是我……”团长对着話筒应道。

“啊！在‘十二号馬路’發現一个跳傘的。……”他的臉上立刻显出一絲微笑，同时回头看了看旁边的人，唯恐他們沒有听見这个消息。不知对方又說了些什么，团长剛剛显露的笑容逐漸消失了，声音也低沉下来：

“我問你，再沒有發現另外的傘嗎？……”

从团長的表情上，人們都猜到对方的回話是“沒有”。团长放下耳机，向政委說道：

“前方指揮所俘虜了一个敌人的飛行員。是被我們飞机打掉的。还有一架敌机在空中爆炸了。我們的兩架飞机，一架突然向东飞去，另一架仍追着敌人向南飞去。情况还是搞不清。”

電話員接通了师指揮所。团长看了看政治委員說：“向师长报告吧。”政委点了点头。离开指揮車向停机綫上走去了，团长接过耳机，一只手整了整風紀鈕。立正着說：

“报告师长，我們的零八、零九号，今晨出击，沒有回来。……是的。是孙忠国和郭武魁同志。……是！馬上派人去找。……”

二

孙忠国被冷風吹醒了。他觉得渾身無力，耳朵里嗡嗡响。他習慣地摸了摸駕駛杆，哪里还有駕駛杆呢，一堆帶棱角的石头把他的手刺痛了。他微微睜开眼睛，明晃晃的陽

光，刺得他眼睛生疼。很長時間，他想不起自己怎么会躺在
这里。他覺得身上好像压着沉重的石塊一样無法轉动。他
把手用力地撐着地面，微微抬起身一看，不禁喊出聲来：怎
么臉朝着天，右脚尖却朝着地呢？他用手背使勁揉了揉眼
睛，仔細看看。并不是錯覺。他的兩腿浸在一窟血水里，旁
边的碎石都被染紅了。

这时，他覺得一陣刺心的疼痛，立刻，又昏过去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又醒了过来。这一次，他望見在不远
的一棵高树上，挂着他的降落傘。他想起来了，他已經离开
了自己的机艙。同时他又想起，不是小郭吸引住敌人的火
力，他一定不能摆脱敌人的包圍，就是跳傘也不会安全的。
“可是，小郭現在怎样了呢？他能抵得过六七架敌机嗎？他
安全返航了嗎？……”他兩手用力地抓着地下的碎石和爛
草，忍受着劇烈的痛楚。他在責備着自己：为什么奔朔州的
时候，不等小郭一下。他想，也許小郭已經回到机場上去了
吧？也許他現在正跟伙伴們一起，等待着他返航吧？……
这时，他眼前出現了同志們的焦急不安的臉色。“他們会想
到我躺在荒山野谷里嗎？”

他兩手拄地，忍着痛，試着坐起来，略一动作，就覺得腰
部以下，全是針刺一般的痛……他用力咬着嘴唇，慢慢移动
着，把头靠在身后一棵树干上……这时，他仔細地观察一下
自己的腿，他發現右腿上有骨头支了出来，右脚脚尖确实
是向下的……腿骨折断了！折断了！他試着屈伸一下
左腿，左腿能够动，原来这条腿还好好的……

突然，他听到流水的声音。他看见几乎就在身边，一条刚刚溶化的小溪在草間閃着光。他咬紧牙，用手拄着地，拖着断了的腿，慢慢地向溪边移动着。他嗓子干得像要冒烟，嘴唇也裂了……

溪水像玻璃一样明净。他用双手满满舀了一捧，漱漱口，又吐出来。根据經驗，他知道受伤时喝冷水是不好的。然后又用水潤了潤干裂的嘴唇。他感到清凉多了，身上稍微有了点勁，就靠在横躺着的大树干上休息。

看来，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来往的野谷，風吹过森林，發出沙沙的声响。他很想發現一个过路的人，可是这里既沒有小徑，也沒有一个脚印。

孙忠国看看身旁，恰好有一根核桃粗的枯树枝。他拿了起来想道：拄着这根棍子，用一只腿蹦蹦試試。他把小枝劈了劈，扶着树干慢慢地往起站。身体每动一下，伤口就鑽心的痛。他安慰着自己：“不要紧，忍着点，只要回去了，就好了。”他咬着牙刚蹦了一步，那只折断的腿像在他心上打秋千一样，兩眼一陣發黑，就栽倒了。

他赌气抛去棍子，順着小溪向前爬。很快地，兩手就被沙石和草根磨破了，爬一步，手上和腿上的伤口，就在地上留下一滴一滴的血印。

前面是断崖，有一丈来高，上面長着稠密的刺叢，要是在平时，那他就会毫不費力地跳下去。可是現在，除了从坡上向下滾，再沒有別的办法了。他心一橫，眼一闭，順坡向下滾去，直滾了好远。又昏过去了……

醒来以后，他重又俯下身子，繼續向前爬。他兩手支不住上身，——覺得身子是这样沉重！他狠狠地咒罵了一句什么，躺下来。

这时，他忽然想起来，起飞以前，郭武魁曾經把一包餅干塞进他的衣袋里。——对啦，吃点东西，会添点力气，他轉动身子，費力地摸出那包揉碎了的餅干来。

他又想起他那年輕的僚机……

三

早晨，天空还閃爍着星光的时候，部队接到保衛江桥的命令。

机場上黑麻麻的，隔十来步还看不清人的面孔。滑行道上的加油車、充氧車、牽引車張着灯来回飞跑。照得地下明晃晃的，天很冷，地上的霜，好像下过一場小雪一样。

剛要吃早点时，就听見有人喊：“插紅旗啦！”他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早飯吃不成了。”这时，僚机飛行員郭武魁从白色的帳篷那边，匆匆跑来，順手塞給他一包东西。兩人話也来不及說，就跨进了自己的座艙。“嘯！嘯！嘯！”三声响，綠色的信号彈，射上了天空。前衛中队的飞机，立刻吼叫起来。趁这时孙忠国打开了紙包，原来是餅干。他回过头对郭武魁笑了笑。也沒顧得吃，就起飞了。

滿天都是云霧，隱隱約約可以看見一座座的峰巒。忽

然指揮所報告，正前方有敵機。“這裡離目標還遠哪。”大隊長暗想。他判斷這一股敵人定是想來牽制住我們，好掩護轟炸機群去炸江橋的。立刻便發出了命令：“保持隊形，繼續前進！後衛中隊零八號，注意掩護！”

孫忠國和郭武魁是後衛中隊的最後一對雙機。孫忠國立刻向帶隊長機報告，說：

“零八號明白。掩護部隊，繼續前進！”

孫忠國兩眼不僅注視着敵人的行動，而且也在注意大部隊和自己僚機的動作。同時還掃視着飛機上的幾十種儀表。他發覺敵人想要偷襲大隊長了。急忙喊道：

“零一號，零八號請求攻擊！”

“可以攻擊！”大隊長回答。

“零八號明白！”孫忠國說。接着便向僚機發出了命令：“零九號，緊緊跟着我！”

孫忠國說着就撲向了敵人。四架敵機發覺孫忠國和郭武魁來攔擊他們，也一齊撲過來。打了兩個對頭以後，敵機甩開他們，又去攔截大隊，孫忠國緊緊追了過去。敵機就一齊過來包圍孫忠國。可是孫忠國靈巧地來了一個緊急“躍升”，擺脫了敵機的包圍，隨後出其不意地咬住了一架敵機。一陣炮彈，敵機冒着煙火，栽下去了！

這時候，孫忠國聽到大隊長緊急命令：

“到朔州去攔截敵人！”

孫忠國知道大部隊已經到達目標，他們的掩護任務完成了，就向郭武魁招呼了一下：

“加大油門，向朔州方向前進！”

郭武魁原來就在長機的後面，掩護着長機。當孫忠國正在追擊敵機的時候，後邊又跟來了四架敵機，他立刻撲了過去。第一架被他擊中了，敵人飛行員跳了傘，他想要去追逐第二架，忽然發現長機不在了。他遲疑了一下，趕快扭回了機頭。

孫忠國急速向朔州方向飛奔。突然，在透過陽光的雲隙間，閃出了一個小黑點，漸漸地，看清了，原來是自己的飛機。同時，耳機里，傳來說話的聲音：

“我是零五號，我要和你編隊！”

“胖子嗎？我是零八號……”

孫忠國立刻把自己的飛行高度、位置告訴了他。剛說完話，他又習慣地向後看了看，後面緊緊跟上來四架“F—86”一直向他撲來。右面也有兩架向他沖過來。他被包圍了。孫忠國立刻想起“零五號”這時來和他編隊，一定也要陷入包圍。他大聲喊道：“零五號，我是零八號，請你改變航向，不要和我編隊，獨自到朔州去！……”

孫忠國說完，猛一拉駕駛杆，急速地搶占了高度。他向零五號那邊看了一眼，那黑點越來越小了，他才放了心。

敵人來勢很猛。孫忠國不等敵人開炮，就突然把飛機向左上方一閃，敵人的長機正好冲到前面去了。他狠狠地按了炮鈕。敵機拖着煙火，孫忠國追上去，又打了一排炮彈。在這同時，他的飛機忽然像一匹受驚的馬一樣跳動起來。飛機受傷了。孫忠國仍舊鎮靜地向起著大火的敵機第三次

开了炮，敌机栽向山地去了。

这时，飞机又剧烈地震动了一下。座舱内烟气腾腾。飞机失去了平衡。孙忠国紧紧地握着駕駛杆，他的手指有些發疼了，汗像水一样从額角往下淌。飞机不馴服地乱窜着。高度表的指針也在急速下降。

“难道真要丢掉它嗎？”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飞行員怎么能丢下自己的飞机，就是現在，他也只有一个想头：不管多么危險，也不能把飞机扔掉。因为从他跨进座舱那天起，他就覺得这架飞机已經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了。眨眼間，曳光彈忽然不見了。立刻从耳机里傳來僚机郭武魁的声音：

“零八号，我在你的后边。……”

因为一时的激动，一瞬間的迟疑，郭武魁掉了队。当他赶到这里，看到長机已經負伤的时候，心里更加着急，他加大油門，猛地冲进了敌人的包圍圈，向尾追着孙忠国的敌机猛烈地开了炮。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襲击吓慌了，队形混乱了。抛棄了孙忠国，各自搶占了有利的位置。

孙忠国的飞机在迅速地下降着。刹时，全部紅色危險信号灯亮了。飞机馬上就要爆炸。他看看头頂上，盤旋着一架翘尾巴飞机，正在抵擋着好几架“F—86”，他知道，这是他年輕的战友郭武魁在掩护他。送話器傳来了干脆而急切的声音：

“快快跳傘！”

孙忠国咬紧牙根，用力蹬舵，飞机一点也不听話了，更

加急速地向下猛冲。山嶺、树木和乱石一齐迎面冲上来，使他眼花目眩，一时分不清方向了。他兩手用力握着駕駛杆，急忙对着送話器喊道：“不要管我，摆脱敌人！”

可是送話器被打坏了。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，只有几百米的样子了，飞机再也無法挽救了，他必得跳伞了！他把駕駛杆紧紧地握了握，跳出了座艙。

四

孙忠国向前爬了一会，爬不动了，他仰在那里休息一下，伤口倒好像痛得輕些了。这时，他仿佛听到，树林里傳來一陣“沙沙沙”的声音，他机警地握住了冰凉的手槍。仔細听着，声音漸漸近了，是人的說話声。一会儿，大树后面伸出了兩個人头，一發現孙忠国，就馬上躲了起来。孙忠国悄悄抽出手槍，用尽力气喊道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树后的人們，馬上回过头去喊了几句朝鮮話。不多时，他的周圍站滿了朝鮮老百姓。一个長胡子的老汉，蹲在他身旁，說着流利的中国話：

“志願軍的飛行員，……同志，你負伤啦？”他像个医生似的，察看着孙忠国的伤口。女人們看到他的断腿，捂上了眼睛。老大爷安慰他：“同志，不要耽心。……”見到这些朝鮮老乡，孙忠国就像看見自己的家人一样地安心了，但是，

他的伤口疼得厉害，他几乎说不出话来，他咬着牙忍受着，他怕一开口就会叫出声来。

人们把外衣用绳子联结起来，做了一副“担架”，小心地把孙忠国移在上面。四个青年妇女提着四角，向山下走去。

沟里没有路，遍地石头，崎岖不平，很难走。担架不住地摇摆着。另外几个妇女和孩子怕孙忠国滚下来，在两边扶着。走了一截，该爬坡了，大家把“担架”的一头抬高了，叫它平稳些。一个人踩在碎石上滑了一下，孙忠国差一点被摔下来，老大爷急忙扶住了他，他用手一抓老大爷的膀子，哪里有膀子，原来是一只空袖管。

老人家拉拉那只空袖管说：“我是一只胳膊，炸弹炸的。”

“美国人的炮弹？”孙忠国问。

“不，日本鬼子的！”老汉回答。

.....

爬过一座小山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。这村庄到处是被炸得破破烂烂的房屋。先跑回村报信的孩子早领着一群人等在村头上。还没有等担架放下，就围了好多人。他们把他抬进路旁一家人家屋里去。那络腮胡子的大爷对他說：“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就送你到医院去。”这家的一个年轻的姑娘把一碗热腾腾的米汤送到孙忠国嘴边，孙忠国要坐起来，被身旁的妇女们轻轻按住了。姑娘为他端着碗，他一气喝完了米汤。

喝了热热的米湯，孙忠国覺得精神好了些。老大爷始終守在他身旁。

“你打过仗嗎？”孙忠国向老大爷問道。

“哦，你是問我这只胳膊……”老人家显然很想对这个年輕的中国同志講講自己的事：“我是个游击队员，十几年前，在中国長白县，我們跟日本軍隊打了个大仗，我那时帶一个班守在二十一道溝的一个山头上，一連打退敌人十几次冲锋。就在那次战斗里，我这只胳膊被炮彈炸断了。当时，我用一只手端着槍射击，还用刺刀刺死了一个敌人！”

“你是在長白县二十一道溝負伤的？……”孙忠国惊奇地問道。因为激动，他的伤口一陣疼痛，他稍停了一会，才又慢慢地說道：“我的家离那兒不远哪！……”

提起家乡，孙忠国心里突然浮起一种又辛酸又甜蜜的感情。記得七八岁上，他就給地主放牛。天不亮赶着牛群上山，小小的孩子，困得撐不开眼皮，有时就躺在太陽底下睡着了。……以后長大了，他怀着一种神秘的感情，听老人們悄悄談論抗日游击队的故事，想不到今天在远离家乡的地方，亲眼看見了那些故事里的英雄。他感到身上突然長了一股力量。……

五

孙忠国离开綁扎所，被一輛吉普送到后方医院来。很

長時間，他還覺得他是躺在一輛顛動得使人一陣陣昏迷的吉普車上。

“同志，你喝水？”

一個清脆的女人的聲音，在他耳邊響。他睜開眼睛，搖頭。他忍受着劇烈的痛楚，豆大的汗珠從額上滾下來。

“同志，你痛？馬上就不疼了！”這個年輕的姑娘安慰他，給他注射止痛藥針。

他仍然不說話。護士奇怪地看了看他，又用朝鮮話問他：“你是朝鮮人？”孫忠國睜開眼看着她，想說什麼，但卻猛地吸了一口氣，又緊緊地閉上了嘴唇。這護士暗想：“多奇怪的傷員！也不喊叫，也不說話。”

過了一會兒，六個醫生圍着他檢查傷腿。主治醫生一直皺着眉頭。口罩把他下半邊臉全遮住了，所以很難看出他的面部表情。孫忠國目不轉睛地望着他那兩道又濃又黑的眉毛，好像是在猜測他想些什麼。孫忠國問道：

“醫生同志，我的腿還有沒有希望？”

“不要耽心，”醫生安慰他。

“接得起來么？”

主治醫生看了看他，沒有立刻回答。

“醫生同志，是不是得截掉？”

醫生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。半晌，主治醫生才說：

“同志，不要急，動什麼手術，我們研究以後就決定，現在看來，並不需要截斷，別耽心，……”

護士匆匆走進房來，向醫生小聲地說道：